

研究科长致辞“多元化的知性”

丸川哲史

本研究科的名称之中，包含“教养”、“设计”两个词语。所谓“教养”，不是指某一个研究领域，而是在不指某种特定专业的同时，指明可以深入研究课题的方向性。而“设计”一词，是指在研究现象或问题时，研究者对研究的创造性方法所抱有的一种态度。在本研究科不仅能够用一种方法（专业），还可以尝试各种各样不同的研究方法并将其统合起来进行研究。为此，本研究科拥有能够进行多元化知性培养的教授们和机构。

现代社会产生的问题变得愈来愈复杂和深刻。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一般可能感觉类似于战争和灾害之类的事情似乎已经成为过去。但事实上，近年来频发的核电站事故、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性流行，以及各地愈演愈烈的纷争则告诉我们并非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如果不进行学科交叉的方式，而是用以往的理科是理科，社会科学是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是人文学科等独立的方法进行分析可能就无法解决问题。当今世界所需要的研究，是要联系不同方法和领域来进行思考的，也就是需要所谓的“多元化知性”。本研究科设有思想系、文化系、和平环境系三个院系。即使是属于其中某一个院系的学生，也可以选择其他院系的课程学习，或者请教其他专业的教师进行研究指导。另外各个院系之中，也开展了多元化的课程结构设置。例如，在思想系可以同时学习欧洲和东方的思想，文化系可以比较中国和日本以及欧洲的文化。而在和平环境系中，可以将实地调查为主的研究和原理性研究相融合。

为了更好的理解具体有怎样的研究，让我们再来看一些上面所述的有关交叉研究的示例。例如，关于奥运会和残奥会的研究。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研究者当然可以在体育文化这一领域进行讨论。但正如迄今为止的历史所展示的，奥运会和残奥会既是展示国家政治的场所，同时从1980年代开始其也成为了国际资本参与的盛典。除此之外，残奥会的起源原本是为战争中受伤的人们能够“活跃”所搭建的舞台。综上所述，对于奥运会和残奥会这一盛典的研究，如果我们不采用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媒体学等互相关联的研究方法，就无法接近这种现象的本质。我们再来看一个研究示例。如今虽然人们对亚文化的接受程度有很大的提高，但我们也不能单纯地停留在对其的兴趣范围之内。而可以把亚文化看作是由现代社会所产生的类似于“病”和“祈愿”的症状。例如，美国科幻类型的电影具有被看作是源于古代神话的现代变奏曲的可能性。因为原本戏剧的起源也是在供奉祖先和神的祭典的延长线上。因而从科幻电影和戏剧的关系上来讲，古代神话进入了现代文化中之后就变成了科幻电影的形式，这一解释也应该成立。

最后，我来举例说明一下本研究科和其他研究科的区别。本研究科虽然包含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等学科，但一般来说和文学研究科并无二致。例如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与夏目漱石和鲁迅等人物的文学表现相关的研究等是具有代表性的。在本研究科即便是与此有关的研究，也可以用交叉学科的方式来进行研究。例如，夏目漱石和森鸥外虽然被分类在日本文学研究之中，但实际上他们对中国古典也有很高的素养。另外也经常能见其在海外旅居时的模样、以及交流感想等意味深长的论述。这些也就是超出“日本”框架而依旧有趣的部分。另外，比如鲁迅、周作人等在日本留学的中国文学家同样也是如此。但是对鲁迅等人来讲，与其说日本文化本身，他们所受到的当时在日本流行的尼采的影响更多一些。而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在当时白桦派的“新村”运动（「新しき村」運動）的启发下，在北京还成立了“新村”的支部，甚至当时还年轻的毛泽东也曾来请教。因而，在现代中国文学之中，日本和中国的社会运动也就有了连带的可能性。这样看来，如果脱离以往已经制度化的文学部的视野来重新远望，可能会有新的发现。这也就是标题中所提到的“多元化的知性”所具有的意义。

（硕士课程毕业生，刘清源译）